



借

□ 韦耀武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大概都会有过去别人家借东西的记忆。

我小时候,记得最多的是母亲去别人家借东西,借农具,借担水桶,借米借面,或者借一块腊肉或几个鸡蛋,唯一没有借钱,因为那时候家家都没钱。

记得有一次,舅舅来我们家,平时他一般逢年过节才来,那次来是麦收前。舅舅一来,母亲急了,因为家里实在没有能待客的菜,园子里土豆秧正开花,还没长土豆,辣椒茄子都还是幼苗。母亲和舅舅说了一会儿话,把我叫进厨房,让我去隔壁二婶家借三个鸡蛋。母亲一再叮嘱,鸡蛋要拿好,千万别打了。我去二婶家一说,二婶说她家只有一个鸡蛋,刚下的,二婶把那个鸡蛋给了我。我把鸡蛋给母亲,母亲说一个不够,让我再去刘婶家看,要是万一还没有,就再去五叔那儿。那年头,鸡蛋可是个宝,人都没吃的,更不要说鸡了,一般家庭都只喂一两只,最多三只。没吃的,鸡蛋也下得少,所以自家的鸡蛋是从来不舍得吃的,要待客,多半是卖了换个油盐钱。但是一般别家来借,从来没人说不肯的,因为都知道,既然来借,一定是遇到难处了,谁家没个难处呢?借的这家只要鸡一下了蛋就紧着还别人了。那天,我连跑了五家才帮母亲凑齐了3个鸡蛋。

我的二姨夫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算是个“公家人”。二姨夫平时穿得好,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确良衬衣,蓝涤纶裤子,关键是腕上还有一块“上海”手表,那可是一村子人羡慕的对象。有一天刘婶来找我母亲,磨磨叽叽半天,母亲才弄明白,刘婶是想求我母亲去把二姨夫穿的那身衣服和手表借来,因为她那已近三十还没说到媳妇的儿子,这次好不容易有媒人帮着介绍了个山上面的姑娘,过两天儿子就要去那姑娘家上门,刘婶可不想这次相亲再鸡飞蛋打,就想把我二姨夫的那身行头借来撑撑门面,刘婶一再保证,相亲一完,她负责把衣服洗干净,完好无损地还给二姨夫。母亲起先不肯,关键是怕二姨夫不肯借。架不住刘婶一再哀求,母亲去了二姨夫家。没想到母亲一说,二姨夫一口就答应了,当即进房把衣服换了下来,把腕上的表也撸了下来。二姨夫说,这个忙他得帮,好事儿,他这身行头吉利着呢,已帮好几个年青人相成亲了。果然,刘婶儿子穿了二姨夫那身衣服,那亲一次就相成了。到现在,刘婶的儿媳妇一说起这个来,还嗔怪说,当初是刘婶和母亲合着用身衣服把她骗来的。

那时的乡村,不管是家里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互借,你家没有的可以来我家,我家没有的可以再去别家,无论借与被借,都毫无怨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与还都掺杂着份情意在里面。但是有一样东西借了不能还,只能等别人自己来取,那就是药罐。那时看病一般都是开中药,中药开回来放药罐里在灶火边慢慢水煎。药罐是土窑里烧出来的那种砂罐,易碎,虽说不值钱,但那时候也不好买,特别是在偏远的乡下。借来的药罐用罢就放在自己家里,千万不能还别人的,还药罐会被认为是还“病”给别人,那是大忌讳,一定要等到别人需用时自己来取。

很怀念那个时光,虽然物质匮乏,但乡邻之间互信互助互爱。一个“借”,借的是浓浓的友情、亲情、乡情,借的是淳朴和纯真,借的是那种醇厚得令人怀想的和谐氛围。

麻姑的一片忧心在闲谈中被举重若轻,而后来我们,只能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另外的变化,却无法参与到从前那浩大而丰盛的时空中去。

在没有识字之前,我就收集了许多从民间传说中御风而来的女子:麻姑、女媧、织女……她们的身份浪漫神秘,然而面容如此可亲,各种各样的年画,想把她们画成谁的样子就是谁的样子。最好的是她们不矫情,连名字都如我们的一样家常,像祖母们取的小名。而要接近那些历史和典籍中的女子,薛涛或者林黛玉们,得先识字,欣赏她们就更难了,你要懂得诗书琴画,甚至经历爱情。但是仙女们没有那么讲究,茶余饭后,祖母就着灶火做针线的时候,在飞着蚊子和萤火虫的月亮下乘凉的时候,她们说来就来了。从老祖母瘪瘪的嘴巴里钻出来,让小小的我在艳羡之外,往往还要倒吸一口凉气。后来我想,那些故事,其实就是祖母版《聊斋志异》和《神仙传》吧。

那时候,谁要是上学之前还不知道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和一些花妖狐媚的事,是很丢脸的。我确信我就是被神话和民间传说养大的,每晚的睡前故事就不必说了,午睡也得仙女们哄着,夏日正午老祖母会取下堂屋的

腰门横在地上,让我躺下。四五岁的我,攥住她枯瘦的大拇指,要听年画变成故事,八仙过海也好,麻姑献寿也好。她讲完了踮着小脚到河边去采一种晚熟的毛桃,然后把它们凉在井水里,而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口水流下来,溼透了门板上的年画,麻姑仙杖上白里透红的大仙桃渐渐地像被啃过一样七零八落。

能识字的时候,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求证这些神仙鬼怪的真假,就像葛洪的弟子腾升一样。但是读完全部《神仙传》,还是觉得不能确认。就算有,我也是既想碰到又想碰不到的,我总打着一些坏主意,可是仙人的法力太厉害了,会猜到人的心思,这就不大妙了。《神仙传》里说有一回神仙王远和麻姑在一个叫聚经的凡人家里玩,那人见到麻姑的鸟爪,曾经“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立刻就被王远知道,鞭打了几下。告诫他说“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自己的背上也痒起来,还有点害怕。但是这不就是读书最

好的感觉么?

《神仙传》全是古文,因为内容有趣,初上小学的我竟一点没有阅读障碍,父亲趁机让我去背《诗经》《滕王阁序》,我却彻底傻了眼。这里面难道不是暗藏玄机吗?我猜过是麻姑,她既然能将米粒洒在地上变成珍珠,就能让我读懂她,而《诗经》与她何干,我当然读不懂了。虽然我觉得她姓得并不好,手若鸟爪也有点诡异,但是,相比只会补天的女媧,我还是更喜欢她,采桃子,酿灵芝酒,在蓬莱巡视,与其他神仙一起到凡人家里玩玩,多像邻家姐姐啊。而且她又长得美——“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绣,光彩耀目,不可名状。”读到这一段我明白了为什么夸赞一个女孩子好看是用“貌若天仙”的。

麻姑何止貌若天仙,她经常看见沧海变成桑田,她担心普通百姓的烟火日子,跟别人闲聊时还提提这个事,说“自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为陵陆乎?”我的关心与她比起来,渺小得简直沧海一粟,我天天盯着树上

的桃子梨子哪个先熟,不要被鸟儿啄了被弟弟先吃掉。她的倏忽所见更是我一生也无法企及的,于是每每在作文里用“沧海桑田”形容那些身边的变化,我既感到言过其实,又觉得和麻姑之间的会心。在平凡人生里,我正实实在在经历着沧海桑田、东海扬尘的点滴变化,只是我感觉不到而已,但是,这一切,缓慢的岁月流转、世事变迁、一只果子的成熟,都因为麻姑的所见而变得可以确信。

看到一首网上的诗:“从前的日光很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个问候,要等上好多天。从前的脚步很慢,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要走一天的时间。从前的爱情很慢,慢得,用一辈子等一个人,慢得,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其实,我们那么怀念的从前,它的快和慢没法说清,今天的人总是抱怨生活节奏太快,实际上,再快也快不过沧海桑田。从前的入早就知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然这也是为了说明人间岁月的漫长和缓慢,但更重要的是,它宣布了一种生命的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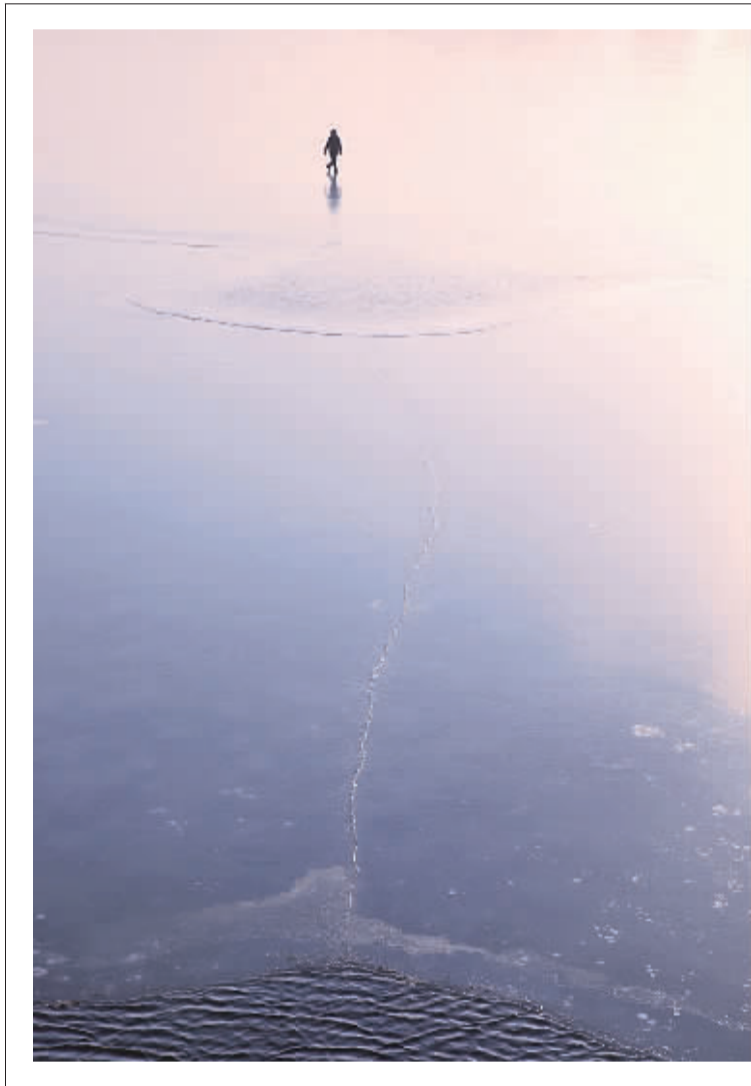
一杯春露冷如冰

□ 王春鸣

放置生命的人类历史也同样如此,吕思勉在《中国的历史》里说: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情是山崩,平常的人所做的平常的事情是风化。山崩地裂的宫斗、政变以及各种典籍正史帮助识字的人完成着对历史的误读,而这沧海桑田,就是千百年民间的、日常的风化,看得见这种风化就能了解历史的深意,根本不需要识字。

米粒洒落,变成珍珠,沧海扬起尘土,变成良田,从一种美好到另一种美好,祖母们代代相传,借仙女媧神表达着不凡见解,就这样一点点完成了关于人的宏大叙事。它不按朝代更替,不随唐诗宋词繁荣衰微,那些美若天仙的女子,因为祖母不认识,她们参与与写成的文学和历史,反而是疏离平凡人生的。

麻姑的一片忧心在闲谈中被举重若轻,而后来我们,只能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另外的变化,却无法参与到从前那浩大而丰盛的时空中去。于是在水去云回的漫长中,早有诗人长叹一声: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悦之悦图



无迹或留下印记

一切冰上的故事都会因太晶莹而不牢靠,并将透明得失去出处,恰如此刻这水波上覆盖的厚而坚硬的冰面,一旦融化便仿佛从未曾有。因此记录一次冰上的行走和冰上的纹理必然是一个不可深究的童话,一个终于落寞的诗意。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去记录并为之惊喜,因为人生与冰同质,恍然盛放,倏忽即逝。

我们的目光由冰面上那道裂纹引导,从近处布满涟漪的水面去向远处冰面上的行人。由近及远,冰面在夕照下从幽蓝渐变为浅粉,晶莹剔透,让人欢喜兴奋。看那人大踏步行走的姿态,毫无身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倒似有“何须一苇?我自渡江!”的豪气干云。彩色的冰与趾高气扬的人一时间迸出些小轻松甚至小狂妄的情调。只有冰缝战战兢兢地蜿蜒。正是这长长的冰缝,将水面、冰面、行人串联在了一起,成就了这点、线、面完美结合的空灵画面。设若是单独的水面、冰面、冰缝、行人,则必将会隐没在它们自己的集合中,不为人注目。它们需要被沟通或关联,就像用词去造句,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贯通线索。同样的词可以造出不同的句子,比如这张照片,给终将无痕的冰的故事留下一个空灵轻快的有形印记。

(唐悦之/文 李小白/图)

寻找故乡的印迹

□ 李冰

击或摩擦声中,在细微的发屑给你带来刺痒中,度过你难耐的时光。

你爱去的地方是酱园。贴着白色瓷砖的木柜台上,排放着一盆盆发出甜甜味道的大头菜、萝卜干、什锦菜、豆腐乳……那口跟你差不多高的酱缸内,红红的酱油闻起来很鲜美;打开后的醋坛则散发出呛鼻的酸气。你双手捧着一瓶酱油或是包在荷叶中的豆瓣酱匆匆而行,忽然停在电线杆旁,左右观望一番,然后拔了瓶塞偷尝一口;或是打开干枯的荷叶,用食指沾一沾,放入口中,鲜美无比!你讨厌的地方是菜点,为了两棵大白菜揣着粮油本从中午排队到傍晚,耗费了多少玩乐的时光!

你故乡的味道是油炸豆腐干和一锅热气腾腾的螺蛳以及覆盖其上的一大块肥肉的味道,是一碗撒着蒜花的馄饨和烫伤舌头的豆腐花的味道,还有那香味飘了半条街的油炸馓子的味道……你常踟蹰于城门口那家食品店前,贪婪地呼吸着混着麻油桃酥和红糖果子香甜气息的空气。你仰望着柜台上排列整齐的圆形玻璃罐,里面那些用漂亮玻璃纸包裹的奶

糖和水果糖,只有过年才品尝得到。

你故乡的那座深宅大院内,一家连着一家,你从未搞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户人家。脚步蹒跚的你花了好几年才独自走出两扇挂着铜环极为厚重的木门,那极幽深处是你一个人不敢涉足的地方。靠着大门住着赵奶奶,她儿子是海军军官,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她孙女剪着齐眉刘海,眼睛像海水一样幽深。王奶奶故去的丈夫是旧上海的军官,有次到沪上探亲,回来送你两本小人书,带给你惊喜和长久沉溺其中的快乐。街道办事处主任家里挤满了人,坐着自带的小凳伸长脖子只为看清那一方小小电视内的黑白人影……

难以忍受的街头喧嚣,打断了记忆的倾诉。我将离开这陌生的所在。马路对面望着络腮胡子的异域男子——某品牌的代言人,他嘲弄般的微笑占据了一层楼的高度——分明在对我说,这儿不是你的故乡,你这异乡人!

可是,我的故乡在哪里?只能在梦里梦见。一个声音说道。

家乡的石子路

□ 刘娟

家乡的那条石子路
已破烂泥泞
像是昨日那支人人传唱的恋曲

慢慢地变质和乏味

多年以后
我似一只不知疲惫的鸟儿
在异地的天空
为一份幸福安定的生活
努力打拼
每每闭上眼睛
想到的嗅到的
都是
家乡的那条红红的石子路和烂泥的芳香

多少个梦里
我卷着裤脚踩在红红的石子路上

向着母亲期盼的目光
一步一步
走去

从未离开过滋养了我数十年的土地,但我已然丢失了故乡。

故乡何处可寻觅?我徜徉于童年嬉戏过的地方,试图寻找一丝故乡的印迹。

我问自己,我的故乡是怎样的?那深藏的记忆向我诉说:

你的故乡有一弯缓缓流淌的小河,河上有桥。河边的码头聚集着淘米洗碗捶洗衣服的大姨大妈大姐们。碎米和饭粒吸引了小鱼小虾,你还记得坐在码头上,双腿垂入水中,有小鱼轻啄你的脚趾吗?那个住在河边以挑水为生的光棍汉,赤着上身穿一条剪短的藏青色裤子潜在水中摸出半块黑色的砖头扔在木桶中,来垒他家才半人高的围墙。那椭圆形的桶中还有十来个河蚌,令你羡慕不已。

家门口不远处有个小小的光学仪器厂。堆积如山的玻璃半成品是你寻觅宝贝的地方。你惊诧于三角形的玻璃块何以将白得刺眼的阳光变幻成绚丽的七彩;凹陷的镜片让房屋和大树缩小得仿佛伸手便可以把握;你用两面凸出的圆玻璃点燃火柴,将匆匆

躲避的蚂蚁灼伤……你躲避着看门人,游荡在光学厂内,因为这里蕴藏着平凡世界中所有的奇异。

厂对面,是住着各种怪人的教养院。当你和玩伴们将一粒石子扔进一扇幽深的窗户外,带着几分激动几分忐忑,片刻便有一披着花白头发表面容消瘦的女人愤怒地发出怪异的嗷嗷声。于是你们飞奔入小巷,直到感到安全了才停下。按着剧烈起伏的胸口,你们相视一眼,尔后狂笑不已。那个不分冬夏整日坐在门前台阶上晒太阳的二傻,当他眼前的晾衣绳上停满了苍蝇,便伸出肥厚的手掌一拍,将来不及飞走的小虫揉成丸子扔进口中。你问,味道怎样?他答道:酸。

城门口的理发店,你得每半个月进去一次。坐在那张能够升降与旋转的椅子上,面对闪着水银斑驳的镜子,身穿白大褂头发油光可鉴的中年人,拿一块腻得看不出颜色的布紧勒着你的喉咙遮在你胸前,用有力的手指按着你的脑袋。你无力挣扎,任那冰凉的器具在你头顶上往来不已。碎发散落在脸上,脖颈中,你只能眨一眨眼睛,别的什么也不能做。在金属相

【筑和·江南岸】杯
“寻找记忆中的故乡”征文大赛

本栏目书籍由市新华书店提供